

為生活尋找一個說法

廖玉蕙

01.為某一突兀事件尋找一個說法

<有什麼新進展嗎?Rosa>

為何想寫？

為事件找個說法

L的回信

做人的道理

尺度的拿捏：溫柔敦厚&真實呈現（琦君的說法）

《當蝴蝶款款飛走以後》（九歌）

《讓我說個故事給妳們聽》（九歌）



02.為情勒找一個說法

〈人生城門守太深〉與〈水深浪闊的江湖〉

三姊：那年夏天的挫折

小哥的江湖

界線試探

粽子掛在門口

《穿一隻靴子的老虎》(九歌)

《早安 窗邊上的玫瑰》(九歌)



03.你怎麼越來越像你媽

立志絕不重蹈覆轍的不同教養觀
越來越像媽原來是稚齡時的夢想
卻翻成負面的形容(人生的侷限)

透過文字爬梳、思索、重新找到意義
然後，釋懷。

《後來》(九歌)



04. 陳列〈地上歲月· 礦村行〉(1985)

……我要離開那個小礦村時，天漸暗了，開始下起毛毛的小雨。候車室大圓鐘的指針在剛亮起的日光燈下一格一格地向前跳動，如在顫抖。……

…車子開走後，回頭看到瘦長的旗桿模糊地伸入向晚陰雨的空中。

04-1 陳列《躊躇之歌·藏身》(2013)

抬頭久久凝望著牆上的大鐘時，可以看到它永遠以那副漠然凜然兼具的冷淡模樣俯視著來往的人群，也似乎可以明確聽見分針一格接續著一格從容跳動的巨大聲響。時間正在緩慢而堅定的流逝。我繼續坐在候車室裡。



他們勤儉實在，正當做人，努力養育子女，盼望他們男有份女有歸，一代接一代，有一些風光虛榮，最好也能像他們愛看的某些歌仔戲裡扮演的那樣最後結局福祿壽喜，或者至少一生無虧無欠，等時間到了，就會有許多子孫和至親好友來送行，有神佛來接引他們過橋到另外的一個世界，一個不再有操心操勞和病痛的世界。

真的，我那麼愛他們，然而，阿嬤過世那天我正在接受偵訊，阿公，我更無法送他最後一程。帶著涼意的日頭要落山了，我又一次看到阿公還蹲在園頭抽菸，我坐在旁邊，兩腳伸入小圳溝裡，不時輕微踢動那涼涼的流水，流水咕嚕咕嚕的聲音在逐漸暗下來的天地裡；我也看到阿嬤牽著我的手走在兩旁蔗園綿延的沙土路上，我們要搭竹筏過溪去看大戲……。

難得的緣會

《殘骸書》印刻，2023年。（金典獎、吳三連文學獎）

陳列引用卡繆的說法，表示「藝術在兩道深淵中前進：一是耽溺於形式美學的輕薄遊戲，一是服從於頑固理念的宣傳廣告。寫實文學不可以變成宣傳和訓令式的東西。文學藝術是辯護者，而不是裁判者。」

文學作品可以滿足兩個基本功能：記憶形成和記憶反思。借助對現實和過去的敘述，文學文本積極地參與記憶文化的形成。

陳映真的〈山路〉

木心《豹變·靜靜的下午茶》

- 客人稱賞男主人不見走，丰采依舊。忘了這樣的花束應該先獻給女主人。
- 姑父頗自信，加上屢得評鑑，似乎堅持不走是他的天職。
- 二次大戰，四十快五十年前，剛結婚時的一次空襲警報。



媽的聲音暗中響起：

「那天，我記得是十月二十六日，空襲警報是下午二點開始的，三點，解除了，你是七點鐘到家的，路上一小時，還有三個小時，你在哪裡……」

姑父不動。

照例姑媽的臉上似乎有得到答案的信念，姑父的臉上似乎有作出答案的決心。暮色徐徐沉垂，這樣的下午茶，這樣的聲音響過之後，暮色的轉濃就特別使人在意，也可說是特別滯緩，姑媽不動，姑父不動，我不動……

姑媽稍一伸欠，姑父才變一變坐姿，我也不由得挪一挪手或腳。她家還有一個陳規，客廳的燈，主人是不開也不關的，一定是叫：

「艾麗莎，請來開燈。」

「客廳的燈可以關了，艾麗莎。」

等候吩咐，所以一任暮色淪為夜色，她的側影，他的側影，鼻尖各有小點微光，神情已看不清。

「二十六日，那天是十月二十六日，下午的空襲警報是一點鐘響起來的，快近三點就解除了，路上最多一小時，你回家已經是七點鐘，那三個小時，你在哪裡……」

肅靜。

客廳全黑，銀器暗淡無光。

「艾麗莎，請你把茶具收了。」

我如蒙赦般地活動起來，回廚房洗滌安置。杯盤難免碰觸有聲，覺得悅耳。我很愛惜這些古趣的物件，時常驚喜於它們的優雅細膩。

「艾麗莎，你好了沒有……請來開燈。」

擦乾手，開燈——好像開燈前的一切，是夢。

某日我們三人在園子裡看工人刈草，愛聞青澀的草馨氣，姑媽又嫌太沁人，使她皮膚發癢，回屋洗澡了。

我悄聲問：

「怎麼沒說什麼呢？」

「是沒說什麼。」

「前幾天還在問你呢？」

「你也不是首次聽到，四十多年，每隔一陣，就問了。」

「怎麼不回答？」

「起初，我想這有什麼好問的，有什麼好答的，就不響。不響，我想她就不會再問。後來，一次又一次問多了，再回答，她會不相信，她會說：既然像你所講的沒有事，那麼為什麼以前不回答，到現在才回答——再叫我怎樣說呢？」

「你也沒有問她那天為什麼不在家？」

「沒問，我猜想她四點鐘以前就在前廊等了，我從後園進，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以後呢？」

「以後？」

「我說，如果下次又問了，你是否就講？」

「講不清楚的！」

「你是否覺得這樣的下午茶很難受？」

「難受，難受之極！」

「講清楚，就不再折磨。」

「來不及了，講不清楚的。」

「剛才你就講得像今天發生的事一樣，你的記憶力很好，不必等姑媽再問，你自己找她解釋。」

「她不相信，她一定是不相信的，一定認為我這些年來都在構思說謊，托貝小姐、詹姆斯先生，一個蒙主召歸，一個遷徙加拿大，可能也不在人世了，即使都活著，誰記得四十多年前的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四點之後，到七點之前，發生過什麼事。」

銀器擦得雪亮，玻璃清晶如新，三年來未曾損過一杯一盤。我這樣竭力慇懃姑父「自白」，一是為了使姑媽終於寬懷，丈夫畢生沒有對不起妻子的行徑。二是為了使姑父取得免於困窘的自由。四十多年的懸疑，一旦開釋，還其紳士本來面目。三是，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沉默黑暗的壓迫，姑媽可以也應該與丈夫單獨相對時回顧前塵舊夢。我想，她是故意要個第三者在場，有利於營造氣氛，我實在不願再當這種配角，倒楣的配角。

姑媽姑父照例對坐在圓桌兩邊，我居下，上座空著，瓶花就移過去，茶具可以擺得舒暢些。忽然我擔心姑媽今天不提問了，從此不再提了，好還是不好呢？不提，當然免於受難，可是這數十年的疑團沒有機會渙然冰釋，所以還是提好，今天提，如果今天不提以後提，姑父又會不動，不響，椅子坐在椅子上。天色很亮，夜幕還遠著，如果起了陣雨，就很快暗下來，但雨聲嘈雜，姑媽會覺得不適宜付出她冷靜的語調。

萬一姑父還是不肯說，認為要開口解釋這種毋須解釋的事，太傷他的自尊心，那麼，由我代言，能不能代言？姑媽會問：為什麼要你代言？

姑媽端起杯子，又放下，一個銀匙在碟中翻了身。

「那天，我記得是十月二十六日，空襲警報是下午一點開始的，三點，解除了，你是七點鐘回家的，路上一小時——還有三個小時，你在哪裡……」

姑父停止搓手，寂靜。

我捂唇輕咳了一下。

寂靜有了長度，長度顯著增加，我故作斟茶，壺嘴磕在杯緣上，我輕聲道歉。

「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，空襲警報是下午一點鐘響起來的，快近三點，解除了，路上最多一小時，回家七點鐘以後了，那三個小時，你在哪裡……」

姑父。

我側腕看表，沒能看清。

也許姑父希望我走開，便離座去洗手間。

在洗手間的黑暗中站著，不掩門。

沒有任何聲息。

表的螢光近看時可見是六點五十五分。

七點，真的洗了手，回客廳。

「艾麗莎，請你開燈。」

秘密

· 選輯小說短篇集 ·

作者簡介

麥克拉維提 (Beard McLaverly, 1942-) 生於伯爾登斯村，曾當過十年的警署技術人員，然後才進入皇后大學，於一九七四年獲英國文學學位。一九七五年，「北愛爾蘭藝術評議會」頒給他獎助金，獎勵他發表於各種雜誌以及被收錄於選集中的短篇故事。麥克拉維提目前在蘇格蘭的伊斯雷島擔任教職。

麥克拉維提大部份的短篇小說都描述年輕人和中年人的孤獨，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說集《秘密》（一九七七）、《尋找寵物的人》（一九七八）、《僧侶莫楚阿》（一九七八）、長篇小說《羔羊》，此外，他還從事兒童文學的創作。

· 118 ·

終於有人叫他來了。他的姨婆瑪麗瀕垂死邊緣已經有幾天了，房子裏擠滿了親戚。他剛離開女朋友的家——他們一直在一起準備入學考試，現在回到了這間房子，發現所有的亮光都洒在細麻布上，也感覺到有一種目標在等著——這種感覺在過去幾天已經失落。

他跪在臥室門旁，跟別人一起祈禱。他的膝蓋靠在木頭門框上，然後他把膝蓋往前挪動到地氈的地方。親戚們試圖讓他的姨婆的指頭擺著一個十字架，但指頭卻一直鬆弛開來。她的頭低低靠在枕頭上；自從他在夜晚較早的時辰離開到現在，她的臉孔似乎已經繃縮了一半。她的白頭髮濕濕的，從前額的地方向後壓。她的頭從一邊扭到另一邊，眼睛閉著。祈禱的人繼續齊聲唸唸有詞，試圖淹蓋她在喉嚨深處所發出來的聲音。有人說到她的牙齒，他的母親俯身對她說，「聽話，」然後從她嘴中取出她的假牙。她下半部的臉似乎崩潰了，雖半張著眼睛，但卻不大能夠張開眼皮蓋，只露出白白的新月形。

「讚美聖母充滿慈悲……」祈禱的人繼續唸著。他雙手挪近自己的臉上，這樣他就不必去看女朋友遺留在他手上的護手膏，只要嗅著那護手膏。他的姨婆從喉嚨

· 119 ·

· 119 ·

秘密

愛爾蘭作家麥克·拉維提(Bernard McLaverty)的小說〈秘密〉，寫一位少年因為抑制不住內心的好奇，趁著姨婆上教堂的時間，偷偷潛入房間，偷窺姨婆的信件，因此知道了姨婆終身未婚的秘密。因為信看得入迷，忘了防備，以致在聽到姨婆做完禮拜回來的腳步聲時，已來不及收拾，當場被姨婆逮個正著。姨婆怒不可遏，氣極敗壞趕他出門並憤恨的責備他：「你很卑鄙，我會記住這件事，一直到死。」這位少年受到詛咒，直到姨婆臨終前都還懷抱悔愧之心，卻終身沒有得到姨婆的寬諒。姨婆死了，他惴惴不安，探問母親：「姨婆死前，有說過我甚麼嗎？」直到母親回答他：「姨婆太虛弱了，根本沒辦法說話，讓上帝使他安息。」他這才放鬆緊繃的情緒，把臉埋進手肘間默默哭泣。作者花了好多的筆墨，寫那個偷窺的早晨，和被姨婆痛罵後的終身忐忑。從這可以知道，心懷秘密的人，固然戰戰兢兢、步步為營活著；窺探秘密的，也可能終身有愧，不得安寧，過得相當不安穩。他窺探了別人的秘密這件事，變成他自己人格破產的秘密，也深怕這個秘密被揭穿、被宣揚，密中之密，糾結了這位男子好多年。

〈談生〉《列異傳》與〈白水素女〉《後搜神記》

〈談生〉談生與女子約：「三年之內，請不要拿燭火照我。」

〈白水素女〉：謝端、螺女，忍不住偷窺。與儲存食物的螺殼。

人類因為不能抑制好奇心而受到懲罰，可以說是各國民間傳說中最常見的母題，由此可見人類好奇的普遍心態。

〈談生〉、和〈螺女〉文本和西方小說〈祕密〉來相對照，也許可以延伸思考，由文本的結果論來看，偷窺的談生固然失去了鬼太太，但獲得了個可愛的孩子和名貴的珠袍，兒子還加官晉爵；〈螺女〉雖然走了，也還留下盛有源源不絕糧食的螺殼給偷窺的男子；〈李仲文女〉男主角雖然沒有任何餽贈，但也不見當事人有甚麼慚愧的表示；不像〈祕密〉裡的少年終身活在背信的陰影中，相較之下，西方人顯然較中國人對誠實或承諾有更高的講求。（舞動人生）

〈第三個河岸〉

〈第三個河岸〉 巴西 羅莎

（醫學院畢業，當過幾年醫生，後
進外交部，派駐德、法等地。）



〈第三個河岸〉

爸爸很安靜，正直盡責守規矩。

訂船：相思木 一人獨坐 保固二、三十年

我偷拿食物放岸邊，日日為之。

他從不跟人說話，我們也從來不跟人談論他，我們只是想著他。每回做好事受到稱讚，我就說：「這是父親教導我的。」

姊姊悲傷的婚宴 堅持讓父親看外孫的絕望岸邊。失望的姊姊搬到遠方，哥哥進城，時代以它那慣常的不為人察覺的快速腳步在改變著，母親年邁，搬去和女兒同住。只有他留下來守住生命裡的一件心頭重負—因為深知父親需要他，不管什麼理由。

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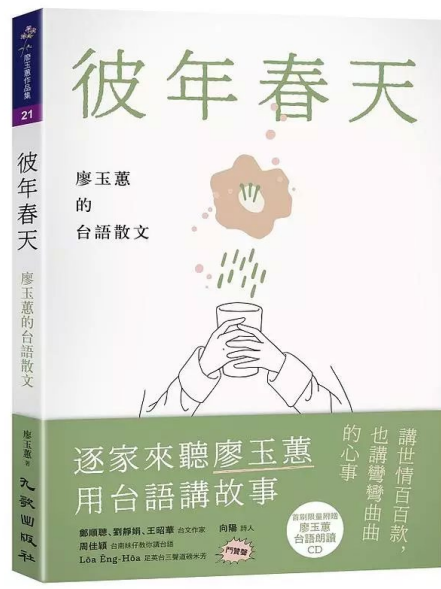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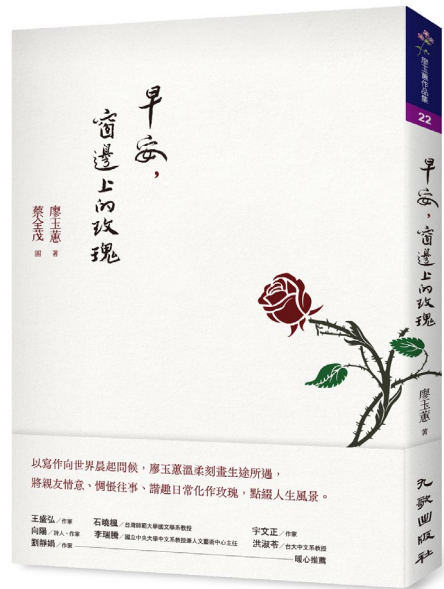
我到底做錯什麼？犯什麼罪？父親總在外頭，他的「不在」總跟著我！而那條河永遠在自我更新，那條永遠的河。

我受疾病和焦慮攻擊，風濕病痛從無間斷，而父親在外的這件事，讓我永無寧日。為一種無以名之的原因感到罪孽深重，痛苦是我體內一種無法癒合的傷口。

於是，搖動白手帕，願意以身替換下船。父親接受請求，搖槳划過來，我內心萌生震顫，極度恐懼、毛骨悚然，我跑了開去，內心不斷乞求原諒。

大病一場，沮喪挫敗，還算是個男人嗎？必須留在沙漠抹拭自己的存在，盡力縮小生命長度，當死亡來臨，有人將我放入小船中，推進永恆的河中，消失在這條河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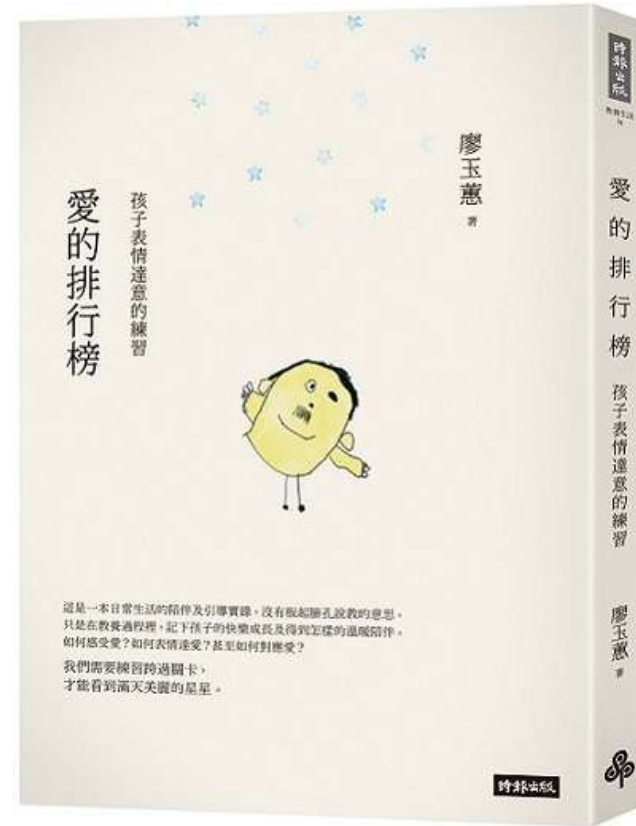
九歌出版



教授別急！
廖玉蕙幽默散文選



時報出版



張老師文化



謝謝。

